

美國移民史中之
東西方風雲人物

(附申請移民表格全份)

鹿 城 著

◀◀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

美國移民史中之
東西方風雲人物

(附申請移民表格全份)

鹿城著

◀◀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

1969

美國移民史中，東西方風雲 人物之素描

鹿城口述 凱賽筆錄

自1882年美國開始實行，移民管理法規以還，移民客卿總數已逾四千萬之鉅數。據估計，以德國人爲首，約近七百萬，其他國籍總數逾百萬者，計有意大利，愛爾蘭，英國，奧大利，匈牙利，加拿大，蘇俄，瑞典與墨西哥。際此蘇俄共產主義鐵幕垂五十年，本文特以東歐區斯拉夫族來美移民中之聞名國際風雲人物爲首，一一敘述，蓋由下列柴位俄籍民之身世遭際，讀者可得一麟半瓜之報導，究竟共產主義鐵腕下，世界人類曾受多少「善與惡」之影响！

①司觸勒微司基 Igor Stravinsky……於 1882 年，出生於帝俄之彼得堡，十一歲時，受業於作曲家柯素可夫 N. R. Korsakov。十八歲，隨 S. Diaghilev 氏之俄國蓓蕾 Ballet 舞團，演奏於法國巴黎，其處女作火鳥 Fire Bird 曲，曾受極大歡迎，巴黎街頭巷尾人士吟唱不絕，氏亦由是之而成國際名曲作家。越年又以 Petrou Chka 舞曲問世。1813年，卅一歲時，當其春之禮讚 Rite of spring 印行後，則爲俄國朝野，特別是潛伏中，期待擾亂社會安寧之共產黨員，攻擊誹謗備至，其聲名之狼籍，有如自中國大陸逃亡來美之北平歌劇學院前院長馬思聰氏！蓋俄人熱愛歌舞，以當時舊曲流行觀點評論春之禮讚中之節奏 Rhythms，諧調與陪音 Melodies and Harmonies 等等，均係極度不合適，真是曲高和寡！而共黨之中央音樂院院長馬思聰，於任職十餘年後，不得不逃出大陸經過，亦是血與淚混流逃亡故事。馬氏先由所謂「人民作曲家」兼小提琴國手，由共黨利用爲宣傳工具，其名曲「家園之戀望」，固不時向台灣軍民廣播，以「落葉終歸根」歪曲，圖動搖民衆反共信心！閱其向海外報導歷年所遭受慘境，可知該歌曲亦是受共幹槍管指嚇下，心不由主之政治式歌曲！近更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激流中，以「莫須有」罪狀，而遭共幹主腦指使下「赤衛

隊」施以糞糊潑得滿頭滿面後、再戴上「牛魔蛇鬼」紙高帽子遊行北平街頭，受盡百般凌辱！（餘外，曾于1958年，在莫斯科演奏鋼琴，而聞名國際之劉錫剛，被捻碎手腕骨，而有終身不能演奏其特技之慘聞，詳見生活雜誌，1967年六月二日圖文）彼兩位名曲作家，先後同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日之蕭艾」感喟，應無二致！至受盡誹謗與唾棄後之司觸勒微司基，則於社會民主勞工黨 Bolsh? Viks 系（意指共黨之多數系，Menshe Viks 為另一少數系）接近革命勝利時，逃亡瑞士與法國，終於在1938年，輾轉來美國永久定居。其新作歌曲如 Agon及Rake's Progress等，與其舊名曲Story of Soldier及Symphony of Psalms等均為美國朝野所歡迎與激賞。哈佛大學當局，更為安排「客卿講座」遂使走盡天涯，面有淚痕之白俄作曲家，重行列席於國際名曲作家之林。

②衛克斯門博士 R. Selman Waksman——氏以發現醫學特效藥 Streptomycin 聞名國際醫藥界，與英國發現盤尼西林之 Alexander Fleming 爵士（倫敦大學教授，1955年逝世）為現代抗生素治療之二元助。於1888出生（Fleming氏則生於1881年）於俄國基夫鄉郊，1910年結業帝俄大學後，來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及州立 Rutgers 大學進修醫科細菌學，對土壤微生物發育，滋長與相互間影响，最具研究興趣，旋任職於 Rutgers 大學，據氏自稱，係1909年開始發現一種微生物 Streptomyces Griseus 生長時之產物，有治病効力。其製造之程序，為大量培養該類細菌，取得其生長產物而混合于溶液內，再乾化而使其成小結晶，輾成白色粉末；此類有機性粉末，再經純潔化後，若注射或攝入人體內，先可阻止生體內病菌發育 Bacteriostatic，後更具顯現殺菌力 Bactericidal。對肺癆或其他結核菌，鏈球菌傷寒桿菌，肺炎雙球菌，痢疾菌，氣壞疽及 Undulant 等菌有效。而病症之病菌對盤尼西林及消炎胺（Penicillin 及 Sulfa）有抵抗力，而不能奏防治之功者 Streptomycin 多能予以或多或少之阻力。旋於1943年起，氏與美國製藥廠 Pfizer 合作，並由該廠專利發售，歷年所獲紅利，聞逾千餘萬元，氏即以此款一部，創建與維持 Rutgers 大學微菌學研究院於加利福尼亞州，本受諸社會，還諸社會之服務人類宏願！1953年，該藥已早

成普世聞名之良藥後，氏始由瑞典諾貝爾基金會（按Nobel，1883—1896，早歲曾分受帝俄及美國教育）頒發醫學與生理學獎狀與獎金。氏刻仍健在美國西岸，度其老年優遊生涯。

③歌文，柏林Irving Berlin——以德國京城柏林聞名國際，不少人以此「天才」作曲，雖為德國人。實則柏林氏出生於帝俄之Temvn區之依色列城，當其四歲時，1892年，隨其父母移居美國紐約（四百餘萬在美之斯拉夫族人，以紐約，芝加哥最多），家庭生計維護為艱，孩童小Berlin，即以街頭報童工作收入，以補貼家用；亦曾為紐約城內中國菜館侍役，間或歌唱，以招徠更多中國菜館食客。（本文作者，曾便詢數位老菜館主人，Berlin歌唱地，據云已拆修改造。）為生活爭扎之柏林，僅曾在美入學校讀二年書，與美國另一個歌唱團名指揮Lawrence Welk相伯仲，蓋二者均全無正式聲樂學教育，而名噪於美國朝野。當廿三歲，柏林以發表Alexander's Ragtime Band一曲，始受音樂界注視，其後五十餘年間，印行九百餘種流行歌曲；不少專供軍隊官兵演唱。蓋柏林氏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入伍，並任伍長，對軍中上下人員生活情況殊多瞭解，此係彼日後事業成功；聞名朝野之轉捩點，真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武裝隊伍採用柏林歌曲特多，故先後得美國歌曲總會獎狀及杜魯門總統親頒之助章。於此天才作曲家九百餘種歌曲中，最受人激賞為「White Christmas」「Annie get your gun」「Always」「God Bless America」「This is the army, Mr. Jones」聞艾森豪威統帥，于1954年，以總統身份親頒柏林氏以金質助章時，曾表示對「God Bless America」欣賞殊甚，按柏林氏於演奏其若干名歌曲，與各電影之採用其名歌原句後，所獲紅利總數聞逾二千餘萬之鉅，氏曾以半數捐贈於美國軍旅危急，救濟協會，此固屬柏林氏之豪舉，亦曾震撼美國移民青史，而有造成今日寬大移民政策之部份因素，固屬中肯之論調也。

④息柯斯基Igor Sikorsky——氏聞名於國際航空工程界歷數十年而不衰，氏於1889年出生於帝俄基夫城，先畢業於俄國比德革勒帝俄海軍學院工程科，曾再赴法國巴黎工程學院深造，回國後首先設計四

個發動機飛機於1913年。又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帝俄設計並製造極完善轟炸機，是當時帝俄空軍中紅極一時著名人物。「巴爾希維克」革命後，氏之財物家產喪失殆盡，僅以身免。乃輾轉於天涯海角，終於1919年抵美國，聞氏認共產主義係毒水猛獸，其深惡痛絕之情，較諸身經共產黨毒手之一般人士，尤有過無不及。可知蘇俄人民中亦大有善良，認識是非與真理人士。赤潮席捲俄境後，數以百萬計之白俄天涯流浪，抵死不肯回俄國之沉痛心情，與1949年後白華向海角天涯奔散情況，固屬大同小異，執筆至此，仰視白雲西去之故國家園，能無感慨繫于字裏行間耶？抵美後之Sikorsky氏，於最初三年間，以言語文字之隔閡，極為聊倒而致心灰意懶，後得其他來美較早之蘇俄人士之助力，於1923年間，着手設計製造水面飛船 Flying Boats，惟購用者不多，船廠幾未能維持。六年後，得更多工程人員協力合作，始組成聯合(United)飛機製造廠。其後經十年埋頭苦幹，絞盡腦力，終於將往日在帝俄時，設計失敗之直昇機 Helicopter在美國完成，軍商工業界爭相採用，是以氏之大名，由之廣聞於國際航空界，刻仍為聯合飛機廠之直昇機部之主腦。1967年夏秋間，本文作者，曾親睹蘇俄之最新式巨型直昇機於加拿大世界展覽會場該機腹下吊繫有重量大汽車，聞供軍事應急之需，蓋飛機場非隨時隨地可得應用。作者於此願進言國際醫學界，若能以輕量級，坦克車式救護車，吊繫於 Helicopter 下，而作山區，鄉郊病人之急救必可免不少病人枉死於中途。

⑤ 洒爾諾夫 Mr. David Sarnoff——氏生於帝俄明斯克，時在1891年。隨父母來美後，為商業電報公司派送報童，約十許歲，奔走勤快，頗為主事者賞識，後獲機會訓練成馬可尼Warkoni無線電報技術員。廿一歲時，於偶然機會，自無線電波中，得訊巨輪 Titanic 正下沉中，氏於公司內，連續工作三日三夜，指揮附近船隻馳援（蓋由電波播送危急信號），此種堅毅精神，曾獲社會推許，並使氏得能順利入學校，精讀電力工程。廿六歲氏已昇遷為馬可尼公司之商業部經理，二年後，該公司歸併為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一部門。工作勤奮，為人幹練之 Sarnoff 氏，於1930年，當其卅九時

，昇任爲美國聞名朝野之 R. C. A. 廠長，其後，氏更使該公司擴大，並力圖研究部門之充實，於彩色電視機完成供應國際後，該公司董事會更推選氏兼任董事會主席以迄於今。

（按）：美國廣播公司最具規模者爲（一）ABC（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二）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而後者即屬 RCA 之一部門。RCA 總部設於紐約，而 David Sarnoff Research Center，則遠設 Princeton N. J. 以取得與 Princeton 大學聯絡，此係由目光遠大之 Sarnoff 氏所決定，其他 Radar Ioran Radio Heat Frequency Modulation, Transistor 及電力顯微鏡 Electron Microscope 等等發明或改善，均爲舉世矚目，作者對雷達 Radar 等是外行，惟對所用過之醫學電（子）力顯微鏡經驗，RCA 所製者，實能與德國 Zeiss 廠出品並駕齊驅，亦有云有過之無不及。

⑥息浮斯基 Alexander de Seversky 氏與 Sikorsky 氏爲帝俄二位最傑出之航空界工程師，均先後于俄共翻天覆地革命期（1903—1917）或革命後，亡命來美國；人地生疏，又有語言文字隔闕，但終揚名國際，非才力過人，曷克至此？作者以此文，固對海外所有白華作一種懇切感召。Seversky 于 1894 年，出生於帝俄之 Tbilisi，畢業於帝俄白家海軍學院，原爲飛機駕駛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德國興登堡元帥屬下名機師擊傷腿部，而僅留一腿。乃轉行研讀飛機工程設計，頗負盛名于帝俄，1918 年抵美後，曾再進修工程學。於 1922 年籌設小型飛機廠，尤致力於戰鬥機之設計，十餘年後，曾製造最負盛名之優良戰鬥機，乃得名噪美國航空界。氏更以其早年飛行經驗，指述其所設計之戰鬥機性能何以優越，而成「空軍所予戰爭勝利」Victory through air Power 一書，幾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空軍戰鬥員所必讀。其後，美國著名漫畫家 Walt Disney 氏更以氏之名著爲藍本，編成卡通趣劇電影，由之，Seversky 更成美國牛仔頑童們目光中之空軍英雄。

⑦史薇蘭娜，史太林 Alliluyeva Syetlana——史太林獨生女，亡命來美國是 1967 年大事記中，重要新聞之一。

史薇蘭娜於 1967 年四月廿一日自瑞士航綫客機中，走出美國紐約

甘納第機場時，那種興奮，激動，而又神采飛揚情境，是當時在場百餘新聞記者所難遺忘之熱烈場面。她除發表她自己撰寫「書面聲明」外，又以悲婉而嘹亮語音向美國人士致意，因為她投向自由之心願，終於實現了。伊人之書面聲明內則云「生活在蘇聯人士，近年來已開始用頭腦思考，辯論與分析……我出生於一個從不信奉上帝的家庭，成長後，則深深感覺到人們內心，不可能沒有上帝；由之，共產黨教條，對我已經喪失了意義。……在我腦海中，不復有對資本家或共產黨人有何畸視；所值得區分的，是善良與恨惡人士，誠實與虛偽人士……誠然，我仍未遺忘我兒女仍在莫斯科，我希望他們會諒解與同情我之所為；更相信他們將是不受蘇聯舊觀念所愚弄之新一代男女……讓主宰協助我們吧，我期待終有一天，我與我兒女們會重逢……」離機場後，她先住居于紐約長島 Mr. Stuart. H. Johnson(Mis. Priscilla J. Macmillan夫人之父親)家中，現則遷居於前美國駐蘇聯大使George Kennan 氏之 Pennsylvania Farm 鄉莊，有嚴密警探衛護其安全，而無任何自由生活之限制。

舉世矚目與期待之「致友人之一通信札」終於發表了，這是蘭娜於1963年夏季，在莫斯科郊區 Zhukova 鄉村所寫，在這卅五日寫作內容中，首段描述着 Zhukova 山光水色，林木野草之滋長，文筆頗為優美，而本文作者則選譯所有較重大事件，曾為舉世共黨人與非共黨人一致關切與有歷史上意義者，將不厭求詳予以報導。

A. A. A. 「往事歷歷公主身， 何堪重提當年事?!」

「我住居莫斯科克林姆宮內廿五年，而有無法容忍之心境。我熱愛鄉野農莊，如 Zhukova 晚霞輝，照着野草，森林，使來自莫斯科人士們，安息與寬舒。……我半生不曾有何成就，僅是人生舞台上幕後人物，固然，在許多重大事件發生前後，我是親身經歷的證人。」

「1953年三月初二日，當我在蘇聯外國文學院法文班時，莫倫可夫George M. Malenkov遣人前來，要我到我父親（史太林）別墅去，這是從未有情況，經常都是父親自己出面要我去。我預感着有可怖事件之發生，車抵別墅屋外，剛進門，Nikolai A. Bulganin（保加寧

元帥，與Khrushchev（克勒鮮夫）已在外待候，他倆分挽我兩臂衛護，我以為我父親已死亡，但他們卻說「讓我們進去，Beria（貝利亞）與Malenkov（莫倫可夫）會告訴你一切發生經過。」入室內後，不復如往常之沉寂，森嚴，而是大羣人紛亂交談與隨便走動。最後始有人告訴我說父親昨夜患了中風Stroke（腦出血），正失去知覺，預感他已死亡時，卻倒感覺到一種寬解。聞說於清晨三時，被發覺僵臥於外室之沙發床邊地氈上。其後，他們決定將我父親抬入內室中，他經常臥睡之沙發上，即現在沉迷中所在。幾個醫師現正診療他，然後我聽到囑咐道，「你可以進入內室了。」

在雲霧似朦朧境況中，我僅能締聽動靜；因為室內充塞着一大堆人羣。自從照顧我父親極久之著名學人微諾葛獨夫醫師V. N. Vinogradov，被囚禁於監獄後，我真不知現在是那一位醫師在照顧他。忙亂中，他們將水蛭（Leech 是一種小動物）放置我父親頸部，使頭部以減低他的高血壓，又作心臟跳動電波圖與肺部X光攝影。護士不斷給予注射，而另一醫師，則在一本筆記上予以一一記錄。

他們正以死馬當活馬醫治中，醫學研究院召開緊急特別會議，以決定今後應處理步驟。另一部份醫師則在外室相互作用會診式探討。另一醫學院研究送進來一部人工呼吸機，但必需有青年醫師們隨行，因老一輩醫師們，根本不曉得如何操作與應用。但這部機器亦不過裝模裝樣，隨之俱來之年青醫師們亦祇能迷茫地東張西望。

人們都有些趾高氣揚地，因能在這室內參予預卜着惡兆與莊嚴堂皇事件之即將來臨。其中最具卑猥，嫌惡臉咀的是（秘密警察總監）貝里亞，他素具野心，又熱望有大權在握，在這最後俄頃，仍死死釘着正昏迷中父親臉孔；當他偶然張開眼睛時，貝里亞 Beria 立刻扮裝出一副最忠心耿耿，並表現那種身心奉獻愚忱，以圖由父親親口指派為最高職位之繼承人！突然間，貝里亞發現我嫌惡臉嘴，他即刻下令道「將史薇蘭娜帶走！」但沒有人遵照他命令。他終於衝出走廊，高叫車夫開進他的汽車。

貝里亞是最具有藝術化獻媚者，恨毒而又狡滑。雖然父親是一位極難欺騙者，但其他高級領導人物均曾知，貝里亞污辱父親聲名，擺佈

策畧，使父親上當，依他計算而行事，乃作事後會心微笑。此外，不少行事，這位邪惡怪物是與父親一唱一和，狼狽爲奸，應負荷串同犯罪之責任！……………」

「父親昏迷俄頃是在惡劣腦出血之後，他既不能說話，且右臂，右半身及右腿全不能移動，眼神乾枯得可憐，出血漸漸遍及全部腦腔，終於抵達呼吸中心樞，而使他窒息得不能呼吸；臉孔特別是上下唇，漸漸變黑褐色；在這短促數日內，我執住他的手，茫茫中追念他曾盡他最大努力地愛我，固予我不少懷念事，但亦予我不少可喜愛而良佳記憶。在八個孫兒女中，他不肯見其中五個，他使他自己成爲一個極孤獨靈魂，高壓手段，使他親生女兒變成爲對他完全漠然之過路客似地疏遠……是親生血肉感應吧？我于日夜照顧他，特別是當他受苦俄頃，我突然對他驟起一種前未會有之熱愛，我不斷吻他的臉孔和他的手腕……我懺悔我不會予這個老病孤獨靈魂以助力！我咒詛我自己是一個壞劣女孩子，我既不能進任何食物，淚泉固亦早已枯涸！」

「他曾提起他左手，指點頂點上一種抽象事物或神魔，再有似帶下那冥冥咒詛予室內每個人！……突然間他張開雙眼，予每個人以一種警視。這是一個可怖，憤怒而又帶有瘋狂情態警視更顯現出一種對死亡之深深恐懼！……我父親終於在最艱苦而又可怖情況下宣告死亡！……上帝僅予公正人士以安息死亡?! 這種可怖而又不可理喻之事件遭際，雖在（十餘年後）今日，我仍不能瞭解與忘懷！」

「室內開始演奏喬爾基舊式喪儀哀歌，充盈着死別情感，亦引起往日無恨悲傷，我身心如割裂成塊塊！」

「政要，高級黨幹們，均一一入門，我曾親眼見到的有：主席 Vorosnilov 伏羅洗羅夫 副主席 Kaganovich 梗根諾未取總理 Malenkov 莫倫可夫 國防部長 Bulganin 保加寧及 Khrushchev 等流下盈眶熱淚，亦多流下真正哀痛之淚。而貝里亞Beria則於這數日內，在「謀劃式激動」中渡過。

「最後，人散室靜，僅留下保加寧Bulganin，米高揚 Mikoyan 與我留着守住父親屍體，此外，一個克林姆 Kremlin 醫院老護士，則加意整理室內中心部大餐桌。電燈熄滅了近半數，俾死者得以較多安寧

氣氛。」

「值得一述者，這個巨室是蘇聯政要，特別中央政治局Politburo委員會議與宴聚之所在。過去廿年許，重要事務，均曾於此巨大餐桌上討論，與作決議。一般說「到父親那邊晚餐」，意指有重要國際或國內事務將待商決。這幾乎是蘇聯政府之發號司令台。室內靠牆邊是不少椅櫈與長沙發，亦有壁內烤火爐，每值冬季，幾無例外，父親必得有熊熊爐火于室內角上。另一室角上，有唱片放送機，父親曾收集極多蘇聯，喬治亞與烏克蘭民間唱片，除此等唱片外，否認世界上尚有其他音樂之存在！他最後二十許春秋晚年，都是在這巨室渡過。」

「其後輪到父親僕役與衛士們前來觀禮」，說聲「永別了」時刻。他們一個個靜寂地走近屍床Deathbed，與哭泣，那種以雙手，衣袖或手巾抹去涕淚滂沱情景，與孩童們真情哭泣與抹淚，實無何二致！護屍護士於含淚中，以艾草水 Valerian 點滴於每個觀屍者身上。當時，我或坐或站，麻木心情，呆呆中觀望，而淚泉固早枯竭！」

「曾為父親作管家婆長達十八年之久之凡朗丁娜Valentina (Valechka) Istomina，是一個僕實端莊婦女，當她前來觀禮時，她兩膝跪下，以她頭緊靠父親胸壁，再曾放大聲號淘哭泣，雖歷時極久，亦無人前往阻止她。總之，所有僕役對父親均極敬愛，他從未傲慢，以小責備親近侍奉他的低級下屬，他協助他們，並表示對他們侍奉以一種禮貌。僕役們，衛士們亦未曾聞以苛刻手腕持強凌弱態度威脅他人。終他晚年，僕役們特別是凡朗丁娜（小名凡來西楮）看到父親機會，比我都來得多。凡來西楮將會永遠認父親是地球上頂好的一個完人！相反地，在各種情況與環境下，父親對黨政權要，將軍，司令或衛隊長們則予以責備與叱罵！」

「夜深或凌晨，將作屍體解剖 Autopsy 時，我震慄難以自持。這是我生平首次見到赤裹着父親，看來是完美體膚，亦不見有疾病或衰老情況。其時俄頃，心如刀割，真似有割肉之痛，我開始體認到，這死者曾予我生命與教養，現已永遠棄離我而不顧，尚且，我得自籌謀而生活下去。這種複雜情緒之激盪，祇有曾經親眼目睹父母死亡，與

當靈魂自肉體飛散整個程序全會觀察者所能理解。此種印象，將永遠深刻于我心際而遺痕難消！」

「屍體終於解剖完結後被搬走；其時，有白色喪車駕駛上來，黨政軍要，親屬僕役均跟隨出來，站在陽台上或車道上羣集人羣們，均脫下帽子，以示敬意。我站在門路道上，不斷震顛戰慄時，有人將外衣罩在我肩膀上。保加寧則將手臂挽扶我，其時車正將開動，我情不自禁地倒入保加寧胸懷而嗚咽哭泣，保加寧撫弄我頭髮作安慰時，亦終隨着哭泣起來！

「我走向待役們居室側翼，這側翼有長走廊通聯父親臥室，原便於自廚房帶進食物。到達時，護士們，待衛隊士，及僕役們均擠坐在他們餐廳裏，此廳內有收音機及櫃枱。他們知道我缺乏睡眠與未進飲食，再三鼓勵我多進食物與休息。當我走進廚房，大約是清晨五時許，隅然聞有哭泣聲。後知是一個護士，於浴室洗影出心跳電動圖後，將自己關入室內，曾哭泣數小時，恰如伊人本身芳心曾粉碎片！」

「清晨六時，廣播電台員 Levitan 向全國發出播音，原如一場惡夢也似經歷，卻由此廣播而予以千真萬確證實，於是我又情難自禁地哭泣起來，僕役們亦未例外，隨着哭泣，由之我稍得一種慰藉，冥冥中感念我之餘生，尚非孑然一身，孤苦零丁者！我與他們相處十餘年，相互間了解甚深，他們對父親與我均極友善與敬意。故深知他們無一表示一種虛假作哀感態，或聊示忠心之意念！自然他們亦早固知我是一個未守婦道惡劣女兒，史太林亦是惡棍式父親！對於他們，史太林不是上帝或超人，天才或邪神，僅以父親僕役們觀點，衡量主人品質，與對他（她）們態度後，而予以忠心不移之敬仰與愛載。」

B. B. B. 宮殿生涯已成塵 且憶慈親愛撫深

「生平僅有二居住地，使我有良好回憶者：一為1932年前住於克林姆宮內公寓，二為住于Usovh附近之 Zupalovo 別墅，二處均有母親慈愛如陽光普照。其後十年，生活供應上固少改變，但生活在父親專制陰影下，實屬有欲訴還休之感！頃者，整個世代之蛻變與滋長，史

太林之英名，或其他好與壞事件與彼有聯繫者，均不復有任何意義之存在。我無意為父親寫生平史，僅以個人曾親身經歷者有關於曾來採訪史太林人物，他所接近之官吏幕僚，及其他瑣事會或多或少構成我生命環節之一部份者，將有以報導。這對於有讀家庭編年史讀者，或將有若干興趣：

離開「崗世符」 Kuntsevo 不遠處，有一黑褐色，碩大而空浩巨廈。這巨廈，於母親死去前後，父親曾居住達廿年之久。該廈環繞着新鮮空氣，有庭園，花木，單層而新式優美別墅。我曾喜愛於屋頂陽台上，追逐與遊戲。當接近遷入屋內之初，全家真是歡天喜地，興奮不堪。父、母、兄弟與我之外，姨娘，姨夫，叔父，叔母等等，均曾於當時同來觀看此座華麗別墅。」

『一直自那時開始，戴夾鼻眼鏡之貝里亞(Laurenti P. Beria)已時來晉訪，他眼鏡閃光，不時在屋角照射。當時之貝里亞，固極卑下謙恭，不露頭角。他自父親故鄉來，作一種敬禮神靈般，對父親作膜拜。戚族們，特別知曉他過去在喬治亞工作手腕者，都對他存着一種恐懼預感與內心所發憎惡；而母親尤為厭惡貝里亞，遠在1929年起，母親即曾哭泣中痛斥貝里是一個無賴漢；這是我成長後，父親對我所轉述。但是父親一再為貝里辯護，認他對喬治亞故鄉共產黨革命勝利有其功績。並言母親對貝里之憎惡，全無事實之根據，應自行進入地獄！』

『父親可能由於尋找心情安寧之不可得，使所有別墅完全改變舊觀，使人無法辨認！在所曾居住公館中，不是說陽光不足，就是嫌說需要有遮陽光平台。假如僅屬單層屋宇，他要加上第二層樓；若係二層樓公館，他要拆下頂層。在1948年，他將枯世夫Kuntsevo公館增建為二層樓別墅，俾得用於不時接待大批訪客，可是，除了於第二年接待過中國共產黨代表羣外，絕未再用第二次！經常，父親住在第一層巨室內，該室實具有所有裝備，俾父親得能辦公，臥寢，飲食，便溺等等。日間坐之長沙發，夜間由僕役拉出而舖成臥床，電話則經常安置於床邊小枱上。大餐桌上堆積着盈尺官方公文，新聞報紙，與書籍；僅留餐桌另一端，備他獨自進食時之用。食器架上，則安置着磁

器盆碗與藥品。藥品祇能由他自己親自選擇取用。他人不能代勞。他僅有而唯一信任之維諾葛拉陀夫醫師，Vinogradov，亦不過每年進召一次或二次而已！父親最重視室內壁火爐與巨型且柔軟之地氈，認為豪華家室中所必須講究與選擇最上等者。」

『第二次大戰後，蘇聯政治局全部局員，幾乎每夜來公館進晚餐，這巨大餐廳，亦係日常父親接見國內外訪客之處，室內靠牆沙發是他生前臥床；1953年三月，父親屍體亦係安置於此沙發床上。世界政要中來訪者，不絕如縷，英，美，法，意……等共產黨員，均接待於此室。1646年，當南斯拉夫黨首鐵托 Josip Broz Tito 來此室時，我亦曾見過他。』

『自春而秋季節，父親日間起息於屋外數處平台，晚年起，他喜歡坐於屋西小平台欣賞落日晚霞。花園內櫻花果樹外，尚有玻璃籠罩着走廊通至小平台。園內遍植着花果樹木，是他疏鬆精神處所，亦屬於他一種僅為欣賞而已之嗜好，蓋隅然，他拿着一把大剪刀修剪些一二小枝外，他從未拿起一把鐵鏟在他手挖泥掘土，如同一般勞働花園匠所常操作工作！他經常以數小時徘徊于園內樹木花果間，有欲尋找舒息安靜角落，而不可找到之情態！夏季時，他每散盪於屋外，侍衛們得將公文，新聞報紙及茶料帶給他。這是父親要求的享樂生活，實際上亦是他所僅能理解之一種安樂部署！』

『父親頻死前二月餘許時間，我亦曾到枯世夫別墅，我曾見到他頑皮式惡作劇，而使我意外地駭異！他將雜誌上圖片，剪貼於室內所有牆壁上以取樂。我見到孩子們滑雪，女孩子自鹿角上吸飲羊乳，櫻花樹下孩童們追逐等等不一而足，更有其喜歡作家守羅貨夫 Sholokhov 高爾基 Gorky 等畫像，形形色色，無法全行記得，但使該室有如美術品陳列館。按該巨大餐廳兼父親臥室，原有雷賓氏名畫及列寧畫像。母親死亡後，伊人之照片懸掛於克林姆宮內父親辦公室，宮內辦公室僅屬一種名義，使外界印像父親亦在宮內辦公，實則他是不去那裏，故母親照片，對父親是不會有任何憑弔意念。

尤足可怪者，父親死後次日，情報警察署主腦之貝里亞即刻下令所有父親遺物，均得搬遷到不知名貯藏處，任何人不得問聞，會侍奉

父親十年或十五年以上者，均得趕出枯世夫別墅，衛士隊員分別轉地工作，其中有二個隊員死亡，聞說係自殺身死，其後，直至1955年，當貝里自身遭厄「殞落」時，父親遺物漸漸運回，過去僕役衛隊亦應召歸來，別墅漸呈舊觀，蓋正計劃改成紀念博物館，有如高爾基城內列寧故居之部署。然世事滄桑，於第二十次共產黨最高代表會中，咒罵史太林決議成立後，紀念館原議自屬取消。別墅中一部改成療養式醫院，一部已封釘不得開放，而顯示一種似幽暗，沉鬱之死亡建築物。有時夜半，我惡夢此居屋，而驚醒俄頃，仍寒慄無法自制！』

『是卅餘年前遙遠往事了，當我尚屬女童時期，父母親與我及兄弟搬入鋤罷羅佛Zubalovo別墅第四號，此類豪華居屋，原屬油業大王鋤罷羅佛所有。父親與米高揚以罷工手腕，使巴庫Baku及陪頓Batum油業大王之鍊油廠歸入掌握，于革命初期。革命成功後，高級共幹如米高揚Mikoyan，伏羅失羅夫Voroshilov，洗波水泥可夫 Shaposhnik -ov及其他革命元勳，均遷入莫斯科近郊之Zuba[ovo]別墅之第二號。

『米高揚居屋，直至今日，仍一如當年趕走房主後，一模一樣，陽台有大理石塑成巨犬型像，窗戶均係五色繽紛花玻璃。室內牆壁均懸有戈布林式綴錦壁畫。而我們住宅，則曾不斷改樣。首先，父親將環繞別墅樹木斬去其半，再予以清理後，而改行種植果樹，楊梅，覆盆子果，醋栗灌木等，因為父親重視功利，工作效果，而於其壯年期幾不能對大自然景物作眺望而有所沉思。他以這些地產，將我們兒女以鄉野式規條薰淘成長，我們得束起乾草，採菇摘菓，養蜂採蜜，製果漿，鹽醋漬果子與生菜，更得養鷄鴨。』

『母親對我們兒女教育，訓練之興趣，與父親有所不同。在她死前，當我六歲半時，經她督促下，我已能寫讀德文俄文。我兄弟凡失來Vasily有良好家庭教師彌拉育夫A. Muravyov，該教師經常想着迷戀動人探險事跡，深夜河邊野營露宿，烤魚，採栗集菇等等。冬季及夏天我們則有女教師隔天前來教授粘土模塑，製木質玩具，染色畫與繪圖等等。這些都是由母親親自安排，雖然她自己是極少在家。她首先參加雜誌工作，再註冊於工業學院讀書。她不時參予不同會議，餘外時間則待候父親。父親是幾乎她的生命。母親從來不會接吻，擁

抱我，她是怕把我弄得嬌生慣養，由縱容溺愛而損害個性。其實，父親曾予我以足夠嬌寵與撫愛。』

『1932年二月，母親生前主持之我生日集會，是記憶中極有光輝的。克林姆宮公寓內男女孩咸集，我們朗詠德俄詩詞，嘲笑政治取巧者之說白，覆讀克里羅夫Krylov之寓言，烏克蘭土風舞；我兄弟之小友伴，現尚紅極於蘇聯之酒其賢夫Artyom Sergeyev將軍，亦係當時賀客之一。父親曾觀賭入神，亦欣賞孩童音樂。』

每屆夏季，馬戲團主持人，帶進不少獸類作表演。聞人耍員們，時有生日或假節宴遊集會，手提琴或歌或舞，不一而足。父親偶然亦以其高亢而嘹亮歌聲嚮客，母親曾亦表演伊人之喬治亞式土風舞，經常父親演說詞音調，是單調不變，且低沉而不够嘹亮，與其高亢歌聲大有異殊。可能由於他有良好聽力，以為聽眾均可聽到他的演講詞。』

『1933年以前，母親與管家婆主持下家務是正常而完善。父親僕役坐車外出時，有一衛士侍衛車內，該衛士是不准接近公館或涉及家務。餘外蘇俄政要類多重視兒女教育，且每任用革命前那些良好而高年女教師，德文尤為主要語文，須得學習。又父母親不時與戚族，政要如米高楊，佩羅先羅夫 Voroshilov，或者莫羅托夫 Molotov 等眷屬兒女往南俄旅行，父親喜用雙筒獵槍射擊老鷹，野兔滾球，桌球等娛樂需要銳利目光者，父親均係良好玩手。他從來不曉是如何游泳，討厭于疎懶地晒太陽。徘徊於樹林花蔭下，不斷走動是他特別愛好處所，與消磨時間處理法。母親對父親侍候極其周到，當我尚屬懷抱中嬰孩時期，聞說父親會有小恙不適，母親將我拋擲給護士，毫不猶豫去照應他。此於黑海避暑勝地時，所曾發生事故。』

『每當夏日，闔家每在樓下平台，或二層樓頂陽台上消磨時間。照護我的護士經常要我送些花朵或果實給父親，他總是以烟草汁抹滿巨嘴，給我熱吻。在旁母親則予以柔言勸戒式獎掖。所有僕役侍從對這位賢妻良母，聞均予敬愛有加。聞說母親是智慧，美艷，柔婉，且能考慮他人處境。但傳言中亦曾聽說她有時堅決不變，跡近頑固式不肯絲毫屈服讓步性情。我之長兄揚可夫Yakov，係父親的前妻薛尼茲

Yekaterina Syanidze 所出，較我母親僅幼七歲，但相互敬愛，且聞對父親前妻之姊妹，兄弟，與她自己叔嫂，兄弟，姊妹們均能相處良佳，並擠住同一處所，有如諾大一家。誠然，他或她們均係善良本份，可是每一個遭際，都是悲慘性型式入獄，病患，悲慮或死滅，他或她們都不曾以政治情況，或革命所得慈悲，終於匆短地失去幸運，儘至彼等僅有生命！」

C. C. C. 戚屬先後遭厄運 往事何堪重回詎

『母親祖先與其所俱來孩提環境情況，孕育成她所具有個性，情操與人格。她祖父出身農家。祖父之祖母是出身於吉浦賽 Gypsy 族人。必定由於吉浦賽族血統，我母家一系均屬南方異國型特徵，黑眼，皎潔如雪白牙齒，稍帶黑褐皮色，更有婷婷嫋嫋女性身段，而男性那種無法阻抑意念，欲自由自在，東西方飄泊之熱望確顯現於祖父一生經歷。他是一個機器員工，曾在鐵路修理站工作。遠在1898年即加入蘇聯社會民主工人黨（即後之共產黨），但他不是黨內理論家，亦不曾佔過重要黨內職務，僅屬一個低級黨員。他於聖彼得堡有四房間公寓，雖屬不大，但仍可為現今蘇聯大學教授所追隨於夢境中之住居處。他送他孩子們進過聖彼得堡高級中學，日後均成蘇聯社會裏之智識份子。共產革命後，祖父工作於電力場地。由於是老黨員與那些老年革命幹部們頗為接近。他是十分敏感，仁慈而謙讓，與人們相處甚好。有時亦頗剛愎自是，傲慢而不受賄賂性固執。祖父於1945年，當他79歲時死亡，終他一生，他保持一種老黨員為理想中革命精神而工作與處世。祖父與我們同住於鋤罷羅夫公館，他室內充斥着各色各樣木匠工具，他讓孫兒女們搜索室內他所收藏物件，亦可隨意拿走，他是所有孫兒女鍾愛着的老人。祖父時常整理，光亮與修補家具，亦能按上電綫于室內。

母親之死亡，真使祖父寸心破碎！他關起室門達數日之久，聞有時做些工具，但常盤旋斗室，東尋西找物件，以鎮壓其沉疼心情！繼之以疾病聞，我猜想由於心身先後俱損所致。其後，於1937，其女婿利藤司 Stanislav Redens 被送入獄，越年，兒子伯非爾Pavel 又告死